

火葬



孔祥瑄

出生在花蓮，成績不太好的醫學生，如果可以再選一次的話，希望可以讀一個能好好地寫東西的科系。不管看書還是寫作的時間，人的一天真的是太短了。

司明正越來越不能理解自己的兒子。

其實，他也覺得越來越不能理解自己，有時他看著回到家的司堯，心中就波瀾起了難以遏抑的憤怒。

穿著不知道哪裡買來的紅襪隊棒球外套，一副招搖無賴的樣子，說話時目中無人的態度、傲慢的措詞；雖然，這些行為和司明正自己年輕時的形象也若干重合，幾次同學會，朋友也說他們兩父子像——原本從前司明正很喜歡聽這些話，每次聽見，他總是感到既悲壯、又驕傲。

「這孩子和他媽媽一樣漂亮，又像你年輕時——機靈、反應挺快。」

「司堯，你命好，你爹上進，才養得起你念醫學系；你爹那時候啊，成績原本不是頂好，但不管什麼都是一學就會，要不是他家……」

原本司堯也曾經喜歡聽這些話，倒不是為了他自己虛榮，而是因為尊敬父親；他知道父親這個人被廣袤複雜的社會無情地低估了，當人們稱讚他，就像在稱讚父親的缺憾一樣。他喜歡看父親臉上會露出的那慰藉的表情。

「你以後當醫生，要努力，要有良心。你媽媽就在天上看著你，一定也會很欣慰。你媽媽雖然沒念什麼書，但是在生命的最後也為了我們全人類……」

「明正，你太太，真的很偉大，願意犧牲自己、奉獻社會，像我就沒這個

『尬次』……』

但這幾年說這些話的人有國小老師、三流大學教授、保險業務員、主婦、某機關的低層公務員、在網路上寫一些罐頭文章的三流作家，聽到他念醫學系，每個人都要說上兩句。

每個人都要提到他的母親幾年前給慈濟捐了大體。

其實在大部分的人生中，司堯從來都是個彬彬有禮的溫順孩子，他從前並不這麼容易感到被冒犯。但進入醫學系後的這兩年間，他卻漸漸地失去這方面的耐心。從小由母親培養的善體人意、教養和禮貌，也無法掩飾他應付這些人一副事不關己的善意時，神氣間流露的不耐。他更討厭父親帶著他每桌轉啊轉啊博取稱讚的卑屈樣子，那個把他當成他自己的樣子。

而儘管司堯打從內心嘗試抗拒這樣傲慢的念頭，他仍無法阻止自己對父親的行為感到殘酷地同情。

最近幾年長假，司堯從學校宿舍回到家中，和父親兩人勉強地獨處。司堯盡量地克制他的語氣、克制不要發表他在大學中新接觸到的那些念頭，可惜雖然他們都十分地努力，也無法隱藏兩人之間的鴻溝。

儘管司堯理解這一切。他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去彌補。

大部分在家的時候，他都坐在客廳看那臺四十二吋的液晶螢幕電視，但對裡面的內容毫無反應。他試圖讓自己沉浸，如果夠專心的話，可以像是真的回到那一天下午——聽見母親的死訊那個下午。那時他就是這樣發呆似地盯著關掉聲音的轟天雷映像管電視，而父親也像這樣悶在房間裡。

司堯並非完全不理解，為什麼那天的父親不停掉下午在補習班的課。但他不能理解的是：直到母親的遺體被收到了大體捐贈者的冰櫃，始終父親都沒有去見母親最後一面，也沒有讓他見母親最後一面。

而也因為這樣，母親的死顯得縹緲了起來，甚至司堯想起母親的死時，都無法感到真正的難過。儘管升高二那年寒假，慈濟為捐大體的家屬們舉辦了追思和火化典禮；不過陪著父親推著那纏緊了繃帶的人形、走過那段路，也未能勾起他這般的感情。反而是當時他心底浮起的某種奇妙的虛榮心，讓他至今非常抗拒回想那段回憶。

考進醫學系的這兩年，令司堯不得不重新審視這段對他意義重大，並且仍是在進行式中的事件。而和父親關係的崩解，只是這個事件的其中一個必然。他從自以為是救世者，變得像一個求道者。對於母親的死留下的困惑，隨著醫學系這個目標的到達，已經巨大得令他不能再假裝無視。好在，等到下個學期

等他踏上解剖臺，將會是這一連串困惑的終點——但也會是他這幾年和父親共享的最後一點親密的終點。

他和父親曾經一起陪伴那個人形包裹，走過和母親的最後一段路，而包裹的內容，最終卻只有他會將它拆開。

他會把父親遺留在那裡，只有他會繼續往前。這是一場可以預期的背叛，司堯不知道能夠做什麼來為此彌補。

※

「下禮拜就開學了吼？」

「對啊，要大三了。」

「那你們切過那個了嗎？就是那個什麼，屍體解剖啦。」

「你說大體解剖嗎？」

「嘿嘿！對啦！大體解剖啦！學過了嗎？」

「這個學期就會學。」

「這個學期喔？」

司堯看著剛被剪下的頭髮飄落，這幾年他已對於報告自己的學習進度十分地厭倦，於是他試著引發一陣子短暫的沉默，可惜理髮的阿姨並沒有理會。

「所以開學以後就要切身體了喔？」

「嗯。」

理髮阿姨以前是司堯母親的朋友，有著奇特的中文口音，講話每個音節都黏在一起。聽說她從十幾歲時就離開臺灣到日本，在理容業打滾幾年後，在會社內部的造型競賽奪得冠軍，出師以後存了一筆錢，風光回到臺灣替總公司開了第一家海外分店。從她奇怪的口音和牆上掛滿的日文獎狀跟照片，這個故事還算滿有說服力的。司堯從小學畢業後就由母親帶他到這裡剪頭髮，他聽著母親的話叫阿姨陳師姑。

「阿堯，你知不知道你們身體解剖要幹什麼啊？就是你們要切什麼？」

司堯感覺到剃刀在自己的鬢間廝磨。他也有點想抬起頭來看看鏡子，但又怕陳師姑一個失手，所以只好繼續低頭讓脖子僵著。

「我也不太清楚，要真的上了課才知道。」冰涼的剃刀滑過司堯因為屈曲而光滑的後頸。

「我常常有時候也想像素玉師姊那樣也可以捐身體給你們練習，就是不知道你們那個收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標準，怕說被嫌我這個身體不好吼，那就很丟臉。」

「不會啦，應該都會收的。」其實司堯自己也不太清楚。會有不合格被退貨的捐贈嗎？

「是吼……」陳師姑咕噥著，像是真的認真地在思考。

「好了！到後面洗頭吧。」聽到了畚箕「匡匡」地敲擊垃圾桶的聲音，陳師姑掃完地後一陣風一樣的，人已經轉到了店面後洗頭的流理臺。

司堯終於有一點空閒端詳一下鏡子裡面的自己。雖然垃圾桶裡都是剛剪下的頭髮，但看起來似乎沒什麼變化。

「而且也不知道你們課程是怎麼樣子，有點怕怕的，等你去學完以後再來告訴我什麼的樣子，到時候師姑比較放心吶。」

「好啊。」擔心什麼呢？如果真的想要捐出自己的身體的話。

幾下水龍頭的放水聲後，一陣溫暖的水流從額頭往下浸過司堯的髮根、耳際，淅瀝淅瀝的，終於帶來了短暫的安靜。

※

晚上十一點的時候父親回到了家裡，穿著硬挺的有些笨拙的便宜西裝。司堯正看著電視。

「『便宜的西裝』在這裡暗示了作者對父親看似剛強形象的崩毀……」他

記得父親在講臺上講解課文的樣子。其實那對司堯而言依然是很迷人的形象，司堯偶爾也用那樣的形象思考他遇見的事情，這讓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被賦予了曖昧不明的意義。分析、辯證，最後變得曖昧不明。

「你怎麼又在看電視？」

「不是快開學了嗎？」

他聽見皮鞋笨重落下的聲音，彷彿來自另一個空間。他的腎上腺素激起，但他們都保持著冷漠。他聽見很重的腳步聲，然後是很重的摔門聲，一聲悶響，像是有什麼東西陷入了。

司堯仍然用冷漠的表情盯著電視：家暴的繼父正抱著兩個孩子在哭泣，但孩子還太小，還不能理解這種悲傷，只有露出驚恐和拒絕的表情。司堯很喜歡這個瞬間，他相信這種無法傳達的溫柔，就像男人的某種宿命，就算只是被電影或是文學堆砌出來的虛擬宿命也無所謂。這總是能填補他心底的缺憾。因為他是體會過關愛的孩子，就像見過光明的盲人一樣。回憶用很短的時間創造了無限遠的追尋，像是滾出了球並讓他往相反方向跑去。

父親打了孩子、後悔，沒有人能理解他的悔恨、抑鬱，喝了酒、又打了孩子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司堯願意代替整個世界原諒這個父親。

可惜司明正從來不打孩子，他一直是個彬彬有禮而有分寸的人。在有些極端的時候，司堯情願他不是這樣。

一陣溫暖的水流通過他的髮際、耳根，水滴落在磁磚地上，漸漸地淹沒了客廳傳來的電視聲。

※

素玉過世的消息傳來時，他已並不感到特別震驚。就和他們夫妻倆一同計畫的一樣，慈濟的師兄師姊們到了家裡，向他報告遺體捐贈的程序和進度。除了他們總是極力地勸說司明正「去見素玉師姊最後一面」這件事以外，這些多事的好心人的確減輕了素玉的離開原本可能帶給他的負擔。

司明正仍然像往常一樣一個禮拜六天，在他規模不大不小的私人家教班授課，而十四歲的司堯端端正正地坐在臺下，和其他高中生一起，聽著之乎者也、同時工整地謄寫筆記。在那年的課程裡，司明正總共在講臺上哽咽過兩次：一次是在高二班帶讀〈項脊軒志〉時，另一次則是在高三複習班引用「蓼莪廢讀」的典故時。

「每當王哀讀到這兒時，總是泣不成聲，所以他的學生為了體諒他，就故

意跳過這段不唸。就像如果司堯……」

聲音驟止，孩子們抬起頭，看著司明正呆立在那兒，忽然眼淚滴滴答答的像雨點一樣；有的落在他的正半舉著的粉筆、有的落在他手上的課本、有的則暢通無阻「啪」地落在木製講臺，發出了沉悶的音響。

司明正半張著口，像是在空氣裡溺著，他慢慢放下粉筆，用沾滿五顏六色粉筆灰的手搗著嘴、用初懷孕三個月的女人般的姿態走出了教室。而他唯一的、年僅十四歲的獨子走上臺，將寫到一半的「蓼莪廢」三字擦去，少年的樣子是那樣的莊嚴而脆弱，所有人一口大氣也不敢喘地愣視著前方，直到背後傳來拉椅子的聲音——那孩子又坐回了他在教室最後的位子上，像一個盡責的守衛，守護著司明正不為人知的悲傷面。

幾分鐘後司明正帶著仍沾著些許水珠的臉和手回到教室，拿起粉筆，從原本課文的地方又繼續教了下去。就像剛剛只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。

司堯曾經許多次在他的日記裡描寫這段回憶，他有時用第一人稱、有時候則假裝自己是個全知的旁觀者，試著用戲劇的手法去凸顯每一個畫面所蘊含的象徵、有時用冗長的意識流表現角色的焦慮。他記得每一個細節，教室裡每

一個數十個的臉孔，他記得他臉上稚氣而堅毅的線條，他記得父親工整的板書從左方被他一板擦一板擦地——總共四次地擦去。

然後到了某個年紀，他開始嘗試用最簡單的文字想還原一切；而又等他長大一點，到他蓄意地忘記這本日記的存在後，這段回憶也隨同其它類似的事情給深埋了。

父親從來沒有再和司堯談過母親，雖然客廳書櫃上母親去南法遊玩時的獨照相片、結婚紀念日的全家福依然都放著、掛著，但他們從來不談。他們談念書的進度、談課業、談父親少年時遭遇的辛苦。

高三時父親用不可思議的高時薪為司堯找了一位醫科生的全科家教，並且為他準備了甚至包括敵對補習班講義的教材，他也成功地在學測達到了滿級分。而父親在成績公布後，就為他安排了大學銜接課程，到認識的教授的生物實驗室見習。他有著或許是所有當屆高中畢業生中最豐富的履歷，和一個老老實實說出就足以打動所有口試委員的故事。

雖然我的母親接受了最好的照護，卻也讓我理解到醫學的極限；如果我要能夠拯救當時的母親，我並沒有一刻可以鬆懈，我必須盡快碰觸到醫學的頂

端，並且再更往前一步。

不過臺大醫學院最終卻沒有錄取他，在聽過多方學長姊的建議後，他最後跳過了陽明和成大醫學院，進入了號稱有最先進技術的長庚醫學院。

※

從那時起一切就變了——儘管很想這樣界定，但如果這種事和小說或是故事書一樣，有這麼明確的分界，那這對父子如今就不至於過得如此掙扎，並且還始終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。

事實上是臺北到林口的距離，或者說是頂尖到次好的距離，讓他們發現了問題的存在，而這個問題起源於很久之前。甚至遠比司堯的母親的死去早。司堯把這個和其它許多事一樣，當作他們家族的宿命，他上過社會學的課、讀過《百年孤寂》，他能理解這種外省家庭二代與三代間的衝突：專制而沒落的父親，和他的王國裡唯一的子嗣。除了身為子嗣，司堯也是唯一的人民、唯一的背叛；起源於時代的進行的背叛，而父親身為將司堯推上時代尖端的推手，他是自己王國裡背叛的主謀。

司堯喜歡這樣的論證美學，他順著他好思考的懶惰天性，在大學成為一個

不折不扣的宿命論者。但他從來沒有和人提起過，一方面是這並不算是一個能和人恰當談論的話題，另一方面他害怕這些事情說出口，在他心中就變成了肯定的事實。

沒有辦法，因為司堯漸漸地無法再強迫自己相信曾經令他生活美好的價值。他的同學多的是憤世嫉俗的臺大落榜生，就和他一樣，他們成天嚷著要重考，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卻又安逸得一片虛無。他們都是一些布爾喬亞味的公子哥兒們，有著充實的人生，看展覽、玩樂團、球隊、寫作，每個人都有著突出的才藝，並且也隨時地願意付出刻苦的鍛鍊以提高自己，但同時他們又淺薄得一塌糊塗。

司堯在上大學後散發的頹廢氣質，因為挫折而顯得蠻橫倨傲的態度，還有內心長期壓抑造成的旺盛生命力，讓他在身處的環境有著致命的吸引力。他也開始玩樂團、上健身房、蓄鬍、投書青年論壇、在通識課大聲地和人辯論，每當他想起父親，他也想起張系國的《紅孩兒》，但他自認是比較成功的版本。

司明正，在加工出口區年代從苗栗出生、在花蓮玉里長大、念花蓮中學、念文化大學，在儒林補習班當工讀生、當輔導老師，到中和的家教班當上課老師，最後接手家教班。拉遠了來看，自己的父親就是這麼一回事。「就是這麼

一回事兒」。很殘忍，但沒有辦法，他是一個醫學生，現實就是這麼殘酷。

司堯會逼自己重複思考這樣的句子，從貶損父親中獲得一種殘酷並且自虐的快感。他感到自己內心的深處有什麼已經受傷了，並且因此而產生這種自殘的渴望。他感到自己故意地想要鄙視一切，使得自己強大，以應付他心中不祥的預感。

「你知道大體解剖要切什麼嗎？」司堯滿不在乎地問。

「總而言之就是要背很多東西啦，但你念書還滿認真的，應該沒什麼問題，之後國考這部分也會考滿難的，所以這學期學完以後，最好還可以常常複習。」如今已經在醫院見習的，當年司堯的家教老師，非常熱心地告訴他。

※

其實除了劃下第一刀以前，整個學期的課程並不如預想中帶給司堯這麼多衝擊。真的讓他印象深刻的，應該是切開前，要剃去屍體的毛髮這件事情。在那瞬間，他很難再不去想他們也是人，也很難不去想自己的母親。

在某個地方，也有某個人，這樣剃去過母親的陰毛。

母親的遺體那時候不知道看起來是不是和生前一樣。

嬌小可愛的母親。

浸泡了兩三年的福馬林而發脹，或是看起來仍然。
就像剛剛死去一樣新鮮。

母親剃了毛的陰部。

後來有幾個晚上，司堯一個人會躲在父親大三讓給他代步的老豐田卡羅拉上，一個人偷偷地哭泣。他花越來越長的時間審視自己、剖析自己，到達常人沒有辦法同情的程度。他自己也清楚，儘管承擔這樣大的痛苦，但不會有任何人原諒他的想法。一點點也不會。他會被人們唾棄。

他穿著紅色的棒球外套，在圖書館，用他良好的習慣，畫著精準工麗的解剖圖；他在解剖臺上說俏皮話、麻木不仁；他炫耀他在學期末的大體追思會上，和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一起站外場。人們不了解，這其實都是因為他實在是太溫柔了。

他實在太溫柔，溫柔到無法嚴肅以對。

※

在一片陽光、迴光返照的暖秋之日，他們一早到了桃園火車站，遠遠地看見那鮮明的紅襪隊棒球外套身影，蓬鬆而寬闊的，帶有父性氣質的德性。斜照的陽光讓他的鬍子透出疏疏落落的光影，他模糊的半臉也蒙上了憂鬱的神

祕。他們出聲招呼。

「幹，阿司，你沒穿西裝喔？」

「有啦在我包包裡。」

「是在哪裡？」

「至善街，應該是這個吧？」司堯拿出手機打開地圖。

「那寫的是大有路吧？大有路九一六號。」

「我沒有帶西裝外套欸？應該沒關係吧？司堯你有帶？」

「有啊，我放在包包裡。」

他們攔了計程車，到桃園火葬場。好的，一百五十元。不行，不跳表。好吧，他說一百五，我們六個人分兩車，這樣一人五十，可以嗎？可吧，也只能這樣了吧，不然要遲到了。

「你們是學生？」司機插嘴問道，車上掛滿了香包和佛珠，有濃重的煙味。

「對啊，我們是長庚醫學系的。」

「那你們去火葬場幹嘛？我還以為你們是那個……禮儀公司……」

「哈，謀系啦，彎翹欸大體老師，今天火化啦。」

「喔喔，所以你們有學那個，解剖喔。」

「對啊，解剖。」

「那就切開開這樣燒喔？」

「沒有啦，我們有把它們縫回去，前幾個禮拜還在放暑假的時候回去縫的，縫了一整個下午。」

司堯想到他們用大針和粗線，把被分離的部分勉強地釘回軀幹，再用剝下的皮硬是包好再縫合，就像電影裡包滿糖果的驢子布偶一樣。接著他們用白色的布，吃力地在解剖臺上把屍體翻身翻到布上，然後一圈兩圈地裹好，再狠狠地布封得密不透風。最終成品就像他最後一眼看見的母親那樣。腳下的桶子裡裝著腸子，腸子裡有屎。打開桶子，整個實驗室都是糞便和福馬林的味道。

「算你們一百就好，你們都是學生。捐大體這種事吼，真的很偉大，伯伯我就一定不敢啦，你知道嘛，我們這一輩有些人就是覺得吼，應該要留個全屍。其實人都死了，但是就是會在意吼，很奇怪吧？你說對不對？丟母丟吼？」

出於五十元的恩情，停車後他們再和司機應付了一會，下車時除了司堯以外，其他人的表情都被某種莊嚴的使命感感染了。他們來得稍微早些，三十分鐘以後，這裡會充滿著肅穆的氣氛、沉痛的家屬和垂著眼瞼低聲說話的師長們。

※

「為什麼你不讓我見媽媽最後一面呢？」

「你不懂嗎，堯？因為我太愛你媽媽了。我只是以為如果不去看的話，就可以假裝，假裝所有的一切都還好好的，假裝她仍是一直在那裡……」

「但我其實心裡已經知道她不在，而這對我而言將永遠無法變成現實，我把自己囚禁在現實和虛幻之間，讓她的幽靈投射在你的身上……」

父親變成了巨大的影子，巨大、漆黑而且悲傷的影子，從煙囪中滾滾而出。觀禮的家屬們抿著嘴角、噙著眼淚，看起來一臉悲壯；他們嚴肅地伸出他們友善的握手，感謝包括司堯在內的所有同學，就像司明正當年帶著司堯感謝那些茫然的醫學生們。

※

司堯實在找不到那本日記，他很久沒有這樣想寫日記的渴望了，甚至這幾年，他都想假裝那本日記不曾存在——因為他以為自己看透了什麼，以為他會想要嘲笑他曾經十分珍惜的回憶。

他找到了父親的房間，在父親床頭櫃邊緣，在《李宗仁回憶錄》和劃滿重點線的《古文觀止》下面，找到了他的日記。他想起來，自己是在大一寒假回來的時候，原本要把它和高中的舊課本一起丟掉的。

他帶著日記到了客廳，開啟了電視，等著父親回家。

或許未來某一天，或許十幾二十年之後，等到他成為一個平凡而可靠的醫生、等到父親老得不能再老了以後，他和父親終究會和解，父親會哭著乞求他的原諒，他則會緊緊地抱著父親。然後等著父親捐出他的遺體，火化那天他再悲壯而嚴肅地握小小醫學生們的手致意。

他聽見轉動門把的聲音。

評審評語

母親過世，形成一個懸案：未目睹死亡，真能當她失蹤了，不在了？父親的一己之念讓父子長年處於疏離、對抗，生死大事，必須生死以後才能徹底領悟。

母親捐大體，以及主角讀醫學院解剖大體，都不斷地述說深刻的悲痛。肉體的死，恰是苦痛的生，死亡的搖動改變了生活面貌，並且變更性格。為文不喧譁，但有靜靜的力量緩緩爆炸。

——吳鈞堯

得獎感言

好高興可以得獎，真的好高興，半夜把室友叫起來說：欸我得獎了！當然身邊不會有人關心這種事情，但他們也是很替我開心地說「恭喜啊！太好了」。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快樂的事情，但一直沒有被肯定的話，也就越來越心虛。人畢竟還是很脆弱的。